鑄劍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采薇

鑄劍
作者：魯迅　1927年

出關

本作品收錄於《故事新編》

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、五月十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八、九期，原題為《眉間尺》。一九三二年編入《自選集》時改為現名。本篇最初發表時未署寫作日期。現在篇末的日期是收入本集時補記。据《魯迅日記》，本篇完成時間為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。
版本信息

眉間尺剛和他的母親睡下，老鼠便出來咬鍋蓋，使他听得發煩。他輕輕地叱了幾聲，最初還有些效驗，后來是簡直不理他了，格支格支地徑自咬。他又不敢大聲赶，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勞乏，晚上一躺就睡著了的母親。

許多時光之后，平靜了；他也想睡去。忽然，扑通一聲，惊得他又睜開眼。同時听到沙沙地響，是爪子抓著瓦器的聲音。

“好！該死！”他想著，心里非常高興，一面就輕輕地坐起來。

他跨下床，借著月光走向門背后，摸到鑽火家伙，點上松明，向水瓮里一照。果然，

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；但是，存水已經不多，爬不出來，只沿著水瓮內壁，抓著，團團地轉圈子。

“活該！”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，鬧得他不能安穩睡覺的便是它們，很覺得暢快。他將松明插在土牆的小孔里，賞玩著；然而那圓睜的小眼睛，又使他發生了憎恨，伸手抽出一根蘆柴，將它直按到水底去。過了一會，才放手，那老鼠也隨著浮了上來，還是抓著瓮壁轉圈子。只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似的有力，眼睛也淹在水里面，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，咻咻地急促地喘气。

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。但這回見了這尖尖的小紅鼻子，卻忽然覺得它可怜了，就又用那蘆柴，伸到它的肚下去，老鼠抓著，歇了一回力，便沿著蘆幹爬了上來。待到他看見全身，——濕淋淋的黑毛，大的肚子，蚯蚓似的尾巴，——便又覺得可恨可憎得很，慌忙將蘆柴一抖，扑通一聲，老鼠又落在水瓮里，他接著就用蘆柴在它頭上搗了幾下，叫它赶快沉下去。

換了六回松明之后，那老鼠已經不能動彈，不過沉浮在水中間，有時還向水面微微一跳。眉間尺又覺得很可怜，隨即折斷蘆柴，好容易將它夾了出來，放在地面上。老鼠先是絲毫不動，后來才有一點呼吸；又許多時，四只腳運動了，一翻身，似乎要站起來逃走。這使眉間尺大吃一惊，不覺提起左腳，一腳踏下去。只听得吱的一聲，他蹲下去仔細看時，只見口角上微有鮮血，大概是死掉了。

他又覺得很可怜，仿佛自己作了大惡似的，非常難受。他蹲著，呆看著，站不起來。

“尺兒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母親已經醒來了，在床上問。

“老鼠……。”他慌忙站起，回轉身去，卻只答了兩個字。

“是的，老鼠。這我知道。可是你在做什么？殺它呢，還是在救它？”

他沒有回答。松明燒盡了；他默默地立在暗中，漸看見月光的皎洁。

“唉！”他的母親歎息說，“一交子時，你就是十六歲了，性情還是那樣，不冷不熱地，一點也不變。看來，你的父親的仇是沒有人報的了。”

他看見他的母親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，仿佛身体都在顫動；低微的聲音里，含著無限的悲哀，使他冷得毛骨悚然，而一轉眼間，又覺得熱血在全身中忽然騰沸。

“父親的仇？父親有什么仇呢？”他前進幾步，惊急地問。

“有的。還要你去報。我早想告訴你的了；只因為你太小，沒有說。現在你已經成人了，卻還是那樣的性情。這教我怎么辦呢？你似的性情，能行大事的么？”

“能。說罷，母親。我要改過……。”

“自然。我也只得說。你必須改過……。那么，走過來罷。”

他走過去；他的母親端坐在床上，在暗白的月影里，兩眼發出閃閃的光芒。

“听哪！”她嚴肅地說，“你的父親原是一個鑄劍的名工，天下第一。他的工具，我早已都賣掉了來救了窮了，你已經看不見一點遺跡；但他是一個世上無二的鑄劍的名工。二十年前，王妃生下了一塊鐵，听說是抱了一回鐵柱之后受孕的，是一塊純青透明的鐵。大王知道是异寶，便決計用來鑄一把劍，想用它保國，用它殺敵，用它防身。不幸你的父親那時偏偏入了選，便將鐵捧回家里來，日日夜夜地鍛煉，費了整三年的精神，煉成兩把劍。

“當最末次開爐的那一日，是怎樣地駭人的景象呵！嘩拉拉地騰上一道白气的時候，地面也覺得動搖。那白气到天半便變成白雲，罩住了這處所，漸漸現出緋紅顏色，映得一切都如桃花。我家的漆黑的爐子里，是躺著通紅的兩把劍。你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，那劍嘶嘶地吼著，慢慢轉成青色了。這樣地七日七夜，就看不見了劍，仔細看時，卻還在爐底里，純青的，透明的，正像兩條冰。

“大歡喜的光采，便從你父親的眼睛里四射出來；他取起劍，拂拭著，拂拭著。然而悲慘的皺紋，卻也從他的眉頭和嘴角出現了。他將那兩把劍分裝在兩個匣子里。

“‘你只要看這幾天的景象，就明白無論是誰，都知道劍已煉就的了。’他悄悄地對我說。‘一到明天，我必須去獻給大王。但獻劍的一天，也就是我命盡的日子。怕我

們從此要長別了。’

“‘你……。’我很駭异，猜不透他的意思，不知怎么說的好。我只是這樣地說：‘你這回有了這么大的功勞……。’

“‘唉！你怎么知道呢！’他說。‘大王是向來善于猜疑，又极殘忍的。這回我給他煉成了世間無二的劍，他一定要殺掉我，免得我再去給別人煉劍，來和他匹敵，或者超過他。’

“我掉淚了。

“‘你不要悲哀。這是無法逃避的。眼淚決不能洗掉運命。我可是早已有准備在這里了！’他的眼里忽然發出電火隨的光芒，將一個劍匣放在我膝上。‘這是雄劍。’他說。‘你收著。明天，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。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了呢，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間了。你不是怀孕已經五六個月了么？不要悲哀；待生了孩子，好好地撫養。一到成人之后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，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，給我報仇！’”

“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？”眉間尺赶緊問。

“沒有回來！”她冷靜地說。“我四處打听，也杳無消息。后來听得人說，第一個用血來飼你父親自己煉成的劍的人，就是他自己——你的父親。還怕他鬼魂作怪，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了！”

眉間尺忽然全身都如燒著猛火，自己覺得每一枝毛髮上都仿佛閃出火星來。他的雙拳，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響。

他的母親站起了，揭去床頭的木板，下床點了松明，到門背后取過一把鋤，交給眉間尺道：“掘下去！”

眉間尺心跳著，但很沉靜的一鋤一鋤輕輕地掘下去。掘出來的都是黃土，約到五尺多深，土色有些不同了，隨乎是爛掉的材木。

“看罷！要小心！”他的母親說。

眉間尺伏在掘開的洞穴旁邊，伸手下去，謹慎小心地撮開爛樹，待到指尖一冷，有如触著冰雪的時候，那純青透明的劍也出現了。他看清了劍靶，捏著，提了出來。

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隨乎都驟然失了光輝，惟有青光充塞宇內。那劍便溶在這青光中，看去好像一無所有。眉間尺凝神細視，這才仿佛看見長五尺餘，卻并不見得怎樣鋒利，劍口反而有些渾圓，正如一片韭葉。

“你從此要改變你的优柔的性情，用這劍報仇去！”他的母親說。

“我已經改變了我的优柔的性情，要用這劍報仇去！”

“但愿如此。你穿了青衣，背上這劍，衣劍一色，誰也看不分明的。衣服我已經做在這里，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罷。不要記念我！”她向床後的破衣箱一指，說。

眉間尺取出新衣，試去一穿，長短正很合式。他便重行疊好，裹了劍，放在枕邊，沉靜地躺下。他覺得自己已經改變了优柔的性情；他決心要并無心事一般，倒頭便睡，清晨醒來，毫不改變常態，從容地去尋他不共戴天的仇讎。但他醒著。他翻來复去，總想坐起來。他听到他母親的失望的輕輕的長歎。他听到最初的雞鳴；他知道已交子時，自己是上了十六歲了。

二

當眉間尺腫著眼眶，頭也不回的跨出門外，穿著青衣，背著青劍，邁開大步，徑奔城中的時候，東方還沒有露出陽光。杉樹林的每一片葉尖，都挂著露珠，其中隱藏著夜气。但是，待到走到樹林的那一頭，露珠里卻閃出各樣的光輝，漸漸幻成曉色了。遠望前面，便依稀看見灰黑色的城牆和雉堞。

和挑蔥賣菜的一同混入城里，街市上已經很熱鬧。男人們一排一排的呆站著；女人們也時時從門里探出頭來。她們大半也腫著眼眶；蓬著頭；黃黃的臉，連脂粉也不及涂抹。

眉間尺預覺到將有巨變降臨，他們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著這巨變的。

他徑自向前走；一個孩子突然跑過來，幾乎碰著他背上的劍尖，使他嚇出了一身汗。轉出北方，离王宮不遠，人們就擠得密密層層，都伸著脖子。人叢中還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聲音。他怕那看不見的雄劍傷了人，不敢擠進去；然而人們卻又在背后擁上來。他只得宛轉地退避；面前只看見人們的背脊和伸長的脖子。

忽然，前面的人們都陸續跪倒了；遠遠地有兩匹馬并著跑過來。此后是拿著木棍、戈、刀、弓弩、旌旗的武人，走得滿路黃塵滾滾。又來了一輛四匹馬拉的大車，上面坐著一隊人，有的打鐘擊鼓，有的嘴上吹著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勞什子。此后又是車，里面的人都穿畫衣，不是老頭子，便是矮胖子，個個滿臉油汗。接著又是一隊拿刀槍劍戟的騎士。跪著的人們便都伏下去了。這時眉間尺正看見一輛黃蓋的大車馳來，正中坐著一個畫衣的胖子，花白胡子，小腦袋；腰間還依稀看見佩著和他背上一樣的青劍。

他不覺全身一冷，但立刻又灼熱起來，像是猛火焚燒著。他一面伸手向肩頭捏住劍柄，一面提起腳，便從伏著的人們的脖子的空處跨出去。

但他只走得五六步，就跌了一個倒栽蔥，因為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腳。這一跌又正壓在一個乾瘺臉的少年身上；他正怕劍尖傷了他，吃惊地起來看的時候，肋下就挨了很重的兩拳。他也不暇計較，再望路上，不但黃蓋車已經走過，連擁護的騎士也過去了一大陣了。

路旁的一切人們也都爬起來。乾瘺臉的少年卻還扭住了眉間尺的衣領，不肯放手，說被他壓坏了貴重的丹田，必須保險，倘若不到八十歲便死掉了，就得抵命。閒人們又即刻圍上來，呆看著，但誰也不開口；后來有人從旁笑罵了幾句，卻全是附和乾瘺臉少年的。眉間尺遇到了這樣的敵人，真是怒不得，笑不得，只覺得無聊，卻又脫身不得。這樣地經過了煮熟一鍋小米的時光，眉間尺早已焦躁得渾身發火，看的人卻仍不見減，還是津津有味隨的。

前面的人圈子動搖了，擠進一個黑色的人來，黑鬚黑眼睛，瘦得如鐵。他并不言語，只向眉間尺冷冷地一笑，一面舉手輕輕地一撥乾瘺臉少年的下巴，并且看定了他的臉。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會，不覺慢慢地松了手，溜走了；那人也就溜走了；看的人們也都無聊地走散。只有幾個人還來問眉間尺的年紀，住址，家里可有姊姊。眉間尺都不理他們。

他向南走著；心里想，城市中這么熱鬧，容易誤傷，還不如在南門外等候他回來，給父親報仇罷，那地方是地曠人稀，實在很便于施展。這時滿城都議論著國王的游山，儀仗，威嚴，自己得見國王的榮耀，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，應該采作國民的模范等等，很像蜜蜂的排衙。直至將近南門，這才漸漸地冷靜。

他走出城外，坐在一株大桑樹下，取出兩個饅頭來充了饑；吃著的時候忽然記起母親來，不覺眼鼻一酸，然而此后倒也沒有什么。周圍是一步一步地靜下去了，他至于很分明地听到自己的呼吸。

天色愈暗，他也愈不安，盡目力望著前方，毫不見有國王回來的影子。上城賣菜的村人，一個個挑著空擔出城回家去了。

人跡絕了許久之后，忽然從城里閃出那一個黑色的人來。“走罷，眉間尺！國王在捉你了！”他說，聲音好像鴟梟。

眉間尺渾身一顫，中了魔似的，立即跟著他走；后來是飛奔。他站定了喘息許多時，才明白已經到了杉樹林邊。后面遠處有銀白的條紋，是月亮已從那邊出現；前面卻僅有兩點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。

“你怎么認識我？……”他极其惶駭地問。

“哈哈！我一向認識你。”那人的聲音說。“我知道你背著雄劍，要給你的父親報仇，我也知道你報不成。豈但報不成；今天已經有人告密，你的仇人早從東門還宮，下令捕拿你了。”

眉間尺不覺傷心起來。

“唉唉，母親的歎息是無怪的。”他低聲說。

“但她只知道一半。她不知道我要給你報仇。”

“你么？你肯給我報仇么，義士？”

“阿，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。”

“那么，你同情于我們孤儿寡婦？……”

“唉，孩子，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。”他嚴冷地說，“仗義，同情，那些東西，先前曾經乾淨過，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。我的心里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。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！”

“好。但你怎么給我報仇呢？”

“只要你給我兩件東西。”兩粒磷火下的聲音說。“那兩件么？你听著：一是你的劍，二是你的頭！”

眉間尺雖然覺得奇怪，有些狐疑，卻并不吃惊。他一時開不得口。

“你不要疑心我將騙取你的性命和寶貝。”暗中的聲音又嚴冷地說。“這事全由你。你信我，我便去；你不信，我便住。”

“但你為什么給我去報仇的呢？你認識我的父親么？”

“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，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。但我要報仇，卻并不為此。聰明的孩子，告訴你罷。你還不知道么，我怎么地善于報仇。你的就是我的；他也就是我。我的魂靈上是有這么多的，人我所加的傷，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！”

暗中的聲音剛剛停止，眉間尺便舉手向肩頭抽取青色的劍，順手從后項窩向前一削，頭顱墜在地面的青苔上，一面將劍交給黑色人。

“呵呵！”他一手接劍，一手捏著頭髮，提起眉間尺的頭來，對著那熱的死掉的嘴唇，接吻兩次，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。

笑聲即刻散布在杉樹林中，深處隨著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閃動，倏忽臨近，听到咻咻的餓狼的喘息。第一口撕盡了眉間尺的青衣，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見了，血痕也頃刻

舔盡，只微微听得咀嚼骨頭的聲音。

最先頭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過來。他用青劍一揮，狼頭便墜在地面的青苔上。別的狼們第一口撕盡了它的皮，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見了，血痕也頃刻舔盡，只微微听得咀嚼骨頭的聲音。

他已經掣起地上的青衣，包了眉間尺的頭，和青劍都背在背脊上，回轉身，在暗中向王城揚長地走去。

狼們站定了，聳著肩，伸出舌頭，咻咻地喘著，放著綠的眼光看他揚長地走。

他在暗中向王城揚長地走去，發出尖利的聲音唱著歌：

哈哈愛兮愛乎愛乎！

愛青劍兮一個仇人自屠。

夥頤連翩兮多少一夫。

一夫愛青劍兮嗚呼不孤。

頭換頭兮兩個仇人自屠。

一夫則無兮愛乎嗚呼！

愛乎嗚呼兮嗚呼阿呼，

阿呼嗚呼兮嗚呼嗚呼！

三

游山并不能使國王覺得有趣；加上了路上將有刺客的密報，更使他掃興而還。那夜他很生气，說是連第九個妃子的頭髮，也沒有昨天那樣的黑得好看了。幸而她撒嬌坐在

他的御膝上，特別扭了七十多回，這才使龍眉之間的皺紋漸漸地舒展。

午後，國王一起身，就又有些不高興，待到用過午膳，簡直現出怒容來。

“唉唉！無聊！”他打一個大呵欠之后，高聲說。上自王后，下至弄臣，看見這情形，都不覺手足無措。白鬚老臣的講道，矮胖侏儒的打諢，王是早已听厭的了；近來便是走索，緣竿，拋丸，倒立，吞刀，吐火等等奇妙的把戲，也都看得毫無意味。他常常要發怒；一發怒，便按著青劍，總想尋點小錯處，殺掉幾個人。

偷空在宮外閒游的兩個小宦官，剛剛回來，一看見宮里面大家的愁苦的情形，便知道又是照例的禍事臨頭了，一個嚇得面如土色；一個卻像是大有把握一般，不慌不忙，跑到國王的面前，俯伏著，說道：

“奴才剛才訪得一個异人，很有异術，可以給大王解悶，因此特來奏聞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王說。他的話是一向很短的。

“那是一個黑瘦的，乞丐似的男子。穿一身青衣，背著一個圓圓的青包裹；嘴里唱著胡謅的歌。人問他。他說善于玩把戲，空前絕后，舉世無雙，人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；一見之後，便即解煩釋悶，天下太平。但大家要他玩，他卻又不肯。說是第一須有一條金龍，第二須有一個金鼎。……”

“金龍？我是的。金鼎？我有。”

“奴才也正是這樣想。……”

“傳進來！”

話聲未絕，四個武士便跟著那小宦官疾趨而出。上自王后，下至弄臣，個個喜形於色。他們都愿意這把戲玩得解愁釋悶，天下太平；即使玩不成，這回也有了那乞丐似的黑瘦男子來受禍，他們只要能挨到傳了進來的時候就好了。

并不要許多工夫，就望見六個人向金階趨進。先頭是宦官，后面是四個武士，中間

夾著一個黑色人。待到近來時，那人的衣服卻是青的，鬚眉頭髮都黑；瘦得顴骨，眼圈骨，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來。他恭敬地跪著俯伏下去時，果然看見背上有一個圓圓的小包袱，青色布，上面還畫上一些暗紅色的花紋。

“奏來！”王暴躁地說。他見他家伙簡單，以為他未必會玩什么好把戲。

“臣名叫宴之敖者；生長汶汶鄉。少無職業；晚遇明師，教臣把戲，是一個孩子的頭。這把戲一個人玩不起來，必須在金龍之前，擺一個金鼎，注滿清水，用獸炭煎熬。于是放下孩子的頭去，一到水沸，這頭便隨波上下，跳舞百端，且發妙音，歡喜歌唱。這歌舞為一人所見，便解愁釋悶，為万民所見，便天下太平。”

“玩來！”王大聲命令說。

并不要許多工夫，一個煮牛的大金鼎便擺在殿外，注滿水，下面堆了獸炭，點起火來。那黑色人站在旁邊，見炭火一紅，便解下包袱，打開，兩手捧出孩子的頭來，高高舉起。那頭是秀眉長眼，皓齒紅唇；臉帶笑容；頭髮蓬鬆，正如青煙一陣。黑色人捧著向四面轉了一圈，便伸手擎到鼎上，動著嘴唇說了幾句不知什么話，隨即將手一鬆，只听得扑通一聲，墜入水中去了。水花同時濺起，足有五尺多高，此后是一切平靜。

許多工夫，還無動靜。國王首先暴躁起來，接著是王后和妃子，大臣，宦官們也都有些焦急，矮胖的侏儒們則已經開始冷笑了。王一見他們的冷笑，便覺自己受愚，回顧武士，想命令他們就將那欺君的莠民擲入牛鼎里去煮殺。

但同時就听得水沸聲；炭火也正旺，映著那黑色人變成紅黑，如鐵的燒到微紅。王剛又回過臉來，他也已經伸起兩手向天，眼光向著無物，舞蹈著，忽地發出尖利的聲音唱起歌來：

哈哈愛兮愛乎愛乎！

愛兮血兮兮誰乎獨無。

民萌冥行兮一夫壺盧。

彼用百頭顱，千頭顱兮用萬頭顱！

我用一頭顱兮而無萬夫。

愛一頭顱兮血乎嗚呼！

血乎嗚呼兮嗚呼阿呼，

阿呼嗚呼兮嗚呼嗚呼！

隨著歌聲，水就從鼎口涌起，上尖下廣，像一座小山，但自水尖至鼎底，不住地回旋運動。那頭即似水上上下下，轉著圈子，一面又滴溜溜自己翻筋斗，人們還可以隱約看見他玩得高興的笑容。過了些時，突然變了逆水的游泳，打旋子夾著穿梭，激得水花向四面飛濺，滿庭洒下一陣熱雨來。一個侏儒忽然叫了一聲，用手摸著自己的鼻子。他不幸被熱水燙了一下，又不耐痛，終于免不得出聲叫苦了。

黑色人的歌聲才停，那頭也就在水中央停住，面向王殿，顏色轉成端庄。這樣的有十餘瞬息之久，才慢慢地上下抖動；從抖動加速而為起伏的游泳，但不很快，態度很雍容。繞著水邊一高一低地游了三匝，忽然睜大眼睛，漆黑的眼珠顯得格外精采，同時也開口唱起歌來：

王澤流兮浩洋洋；

克服怨敵，怨敵克服兮，赫兮強！

宇宙有窮止兮万壽無疆。

幸我來也兮青其光！

青其光兮永不相忘。

异處异處兮堂哉皇！

堂哉皇哉兮噯噯唷，

嗟來歸來，嗟來陪來兮青其光！

頭忽然升到水的尖端停住；翻了幾個筋斗之后，上下升降起來，眼珠向著左右瞥視，十分秀媚，嘴里仍然唱著歌：

阿呼嗚呼兮嗚呼嗚呼，

愛乎嗚呼兮嗚呼阿呼！

血一頭顱兮愛乎嗚呼。

我用一頭顱兮而無萬夫！

彼用百頭顱，千頭顱……

唱到這里，是沉下去的時候，但不再浮上來了；歌詞也不能辨別。涌起的水，也隨著歌聲的微弱，漸漸低落，像退潮一般，終至到鼎口以下，在遠處什么也看不見。

“怎了？”等了一會，王不耐煩地問。

“大王，”那黑色人半跪著說。“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團圓舞，不臨近是看不見的。臣也沒有法術使他上來，因為作團圓舞必須在鼎底裏。”

王站起身，跨下金階，冒著炎熱立在鼎邊，探頭去看。只見水平如鏡，那頭仰面躺在水中間，兩眼正看著他的臉。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臉上時，他便嫣然一笑。這一笑使王覺得似曾相識，卻又一時記不起是誰來。剛在惊疑，黑色人已經掣出了背著的青色的劍，只一揮，閃電般從後項窩直劈下去，扑通一聲，王的頭就落在鼎里了。

仇人相見，本來格外眼明，況且是相逢狹路。王頭剛到水面，眉間尺的頭便迎上來，狠命在他耳輪上咬了一口。鼎水即刻沸涌，澎湃有聲；兩頭即在水中死戰。約有二十回合，王頭受了五個傷，眉間尺的頭上卻有七處。王又狡猾，總是設法繞到他的敵人的後

面去。眉間尺偶一疏忽，終于被他咬住了後項窩，無法轉身。這一回王的頭可是咬定不放了，他只是連連蚕食進去；連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聲叫痛的聲音。

上自王后，下至弄臣，駭得凝結著的神色也應聲活動起來，似乎感到暗無天日的悲哀，皮膚上都一粒一粒地起粟；然而又夾著秘密的歡喜，瞪了眼，像是等候著什么似的。

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，但是面不改色。他從從容容地伸開那捏著看不見的青劍的臂膊，如一段枯枝；伸長頸子，如在細看鼎底。臂膊忽然一彎，青劍便驀地從他後面劈下，劍到頭落，墜入鼎中，怦的一聲，雪白的水花向著空中同時四射。

他的頭一入水，即刻直奔王頭，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，幾乎要咬下來。王忍不住叫一聲“阿唷”，將嘴一張，眉間尺的頭就乘机掙脫了，一轉臉倒將王的下巴下死勁咬住。他們不但都不放，還用全力上下一撕，撕得王頭再也合不上嘴。于是他們就如餓雞啄米一般，一頓亂咬，咬得王頭眼歪鼻塌，滿臉鱗傷。先前還會在鼎裏面四處亂滾，后來只能躺著呻吟，到底是一聲不響，只有出气，沒有進气了。

黑色人和眉間尺的頭也慢慢地住了嘴，离開王頭，沿鼎壁游了一匝，看他可是裝死還是真死。待到知道了王頭确已斷气，便四目相視，微微一笑，隨即合上眼睛，仰面向天，沉到水底裏去了。

四

煙消火滅；水波不興。特別的寂靜倒使殿上殿下的人們警醒。他們中的一個首先叫了一聲，大家也立刻迭連惊叫起來；一個邁開腿向金鼎走去，大家便爭先恐後地擁上去了。有擠在後面的，只能從人脖子的空隙間向裏面窺探。

熱气還炙得人臉上發燒。鼎里的水卻一平如鏡，上面浮著一層油，照出許多人臉孔：王后，王妃，武士，老臣，侏儒，太監。……

“阿呀，天哪！咱們大王的頭還在里面哪，唉唉唉！”第六個妃子忽然發狂似的哭嚷起來。

上自王后，下至弄臣，也都恍然大悟，倉皇散開，急得手足無措，各自轉了四五個

圈子。一個最有謀略的老臣獨又上前，伸手向鼎邊一摸，然而渾身一抖，立刻縮了回來，伸出兩個指頭，放在口邊吹個不住。

大家定了定神，便在殿門外商議打撈辦法。約略費去了煮熟三鍋小米的工夫，總算得到一种結果，是：到大廚房去調集了鐵絲勺子，命武士協力撈起來。

器具不久就調集了，鐵絲勺，漏勺，金盤，擦桌布，都放在鼎旁邊。武士們便揎起衣袖，有用鐵絲勺的，有用漏勺的，一齊恭行打撈。有勺子相触的聲音，有勺子刮著金鼎的聲音；水是隨著勺子的攪動而旋繞著。好一會，一個武士的臉色忽而很端庄了，极小心地兩手慢慢舉起了勺子，水滴從勺孔中珠子一般漏下，勺里面便顯出雪白的頭骨來。大家惊叫了一聲；他便將頭骨倒在金盤里。

“阿呀！我的大王呀！”王后，妃子，老臣，以至太監之類，都放聲哭起來。但不久就陸續停止了，因為武士又撈起了一個同樣的頭骨。

他們淚眼模胡地四顧，只見武士們滿臉油汗，還在打撈。此后撈出來的是一團糟的白頭髮和黑頭髮；還有幾勺很短的東西，隨乎是白胡鬚和黑胡鬚。此後又是一個頭骨。此后是三枝簪。

直到鼎里面只剩下清湯，才始住手；將撈出的物件分盛了三金盤：一盤頭骨，一盤鬚髮，一盤簪。

“咱們大王只有一個頭。那一個是咱們大王的呢？”第九個妃子焦急地問。

“是呵……。”老臣們都面面相覷。

“如果皮肉沒有煮爛，那就容易辨別了。”一個侏儒跪著說。

大家只得平心靜气，去細看那頭骨，但是黑白大小，都差不多，連那孩子的頭，也無從分辨。王后說王的右額上有一個疤，是做太子時候跌傷的，怕骨上也有痕跡。果然，侏儒在一個頭骨上發見了：大家正在歡喜的時候，另外的一個侏儒卻又在較黃的頭骨的右額上看出相仿的瘢痕來。

“我有法子。”第三個王妃得意地說，“咱們大王的龍准是很高的。”

太監們即刻動手研究鼻准骨，有一個确也似乎比較地高，但究竟相差無幾；最可惜的是右額上卻并無跌傷的瘢痕。

“況且，”老臣們向太監說，“大王的後枕骨是這么尖的么？”

“奴才們向來就沒有留心看過大王的後枕骨……。”

王后和妃子們也各自回想起來，有的說是尖的，有的說是平的。叫梳頭太監來問的時候，卻一句話也不說。

當夜便開了一個王公大臣會議，想決定那一個是王的頭，但結果還同白天一樣。并且連鬚髮也發生了問題。白的自然是王的，然而因為花白，所以黑的也很難處置。討論了小半夜，只將幾根紅色的胡子選出；接著因為第九個王妃抗議，說她确曾看見王有幾根通黃的胡子，現在怎么能知道決沒有一根紅的呢。于是也只好重行歸并，作為疑案了。

到后半夜，還是毫無結果。大家卻居然一面打呵欠，一面繼續討論，直到第二次雞鳴，這才決定了一個最慎重妥善的辦法，是：只能將三個頭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。

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，合城很熱鬧。城里的人民，遠處的人民，都奔來瞻仰國王的“大出喪”。天一亮，道上已經擠滿了男男女女；中間還夾著許多祭桌。待到上午，清道的騎士才緩轡而來。又過了不少工夫，才看見儀仗，什么旌旗，木棍，戈戟，弓弩，黃鉞之類；此后是四輛鼓吹車。再后面是黃蓋隨著路的不平而起伏著，并且漸漸近來了，于是現出靈車，上載金棺，棺里面藏著三個頭和一個身体。

百姓都跪下去，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叢中出現。幾個義民很忠憤，咽著淚，怕那兩個大逆不道的逆賊的魂靈，此時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禮，然而也無法可施。

此後是王后和許多王妃的車。百姓看她們，她們也看百姓，但哭著。此後是大臣，太監，侏儒等輩，都裝著哀戚的顏色。只是百姓已經不看他們，連行列也擠得亂七八糟，不成樣子了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作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